春秋讖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

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

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

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

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

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

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

變也

將而不免季子力所能誅也既而不可及季子力

所不能誅也方牙欲立慶父其謀未成獨莊公知

之故季子可以誅若弒般則慶父之惡已見季子

所無可奈何故去而出奔挾僖公以為後圖豈季
子力能誅而不誅哉若以既而不及者皆得以歸
獄免則凡弒君而成者舉皆容於親親而不討矣
所謂季子至而不變者亦非是季子可誅慶父而
不誅則不奔不可誅而奔則逃難之不暇尚何論
變不變哉若吳僚之於札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
吾廢也季子歸而不治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
位而待是可治而不治乃可言不變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經變文以示義則有之矣未有從而顛倒本末亂名失實更易族姓參錯國號者魯公子慶父而曰齊仲孫豈有是理哉按慶父者公子也仲者其字

也逮其孫而後可氏仲孫亦安得身自氏乎此蓋傳不知齊自有仲孫湫而經不書其名之義妄意之也凡公羊之學大抵皆謂經有變實而立義者諱滅郕為同姓而謂之盛諱取周田而謂之許田晉敗王師而謂之茅戎如此之類不一其言詭誕皆不可行於經也

二年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左氏不載其事以仲孫來推之則小白之意是亦

使高子來省難爾其不言使與屈完來盟于師者同
皆制在二人也而公羊穀梁皆以為立僖公者誤
矣杜預言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此雖意之而實其
情也何以知之自季子歸魯魯之權猶在慶父故
季子不能治至於再弑閔公及閔公弑夫人慶父
之惡已著雖欲歸獄以自免而國人不能容故夫
人孫慶父奔則內無與為難者季子可以行其志
矣召僖公而立之何必高子乎不以小白懷貳遂

定僖公之位使慶父不得復入則高子之功也故嘉之書字公羊穀梁大抵皆不見閔僖之間事是以既失于仲孫又失于高子穀梁則以為不以齊侯使高子而公羊以為我無君其傳果實不應有二說也公羊蓋拘其君不行使乎大夫之例云爾正使高子以小白之命來立僖公則所與盟者即僖公非大夫也亦安得為無君乎

僖公

元年春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救仁人之用心也未有不善者而公羊穀梁皆以此先次後救為不及事見貶蓋後見邢遷誤以邢為亡爾邢遷于夷儀此以自遷為文非滅也蓋畏狄雖有三國之援而不敢自以為安故遷而遠之三國於是為之城則何以見邢之亡哉雍榆晉

已被伐叔孫受命往救固不得不先書救而次云者必有為之謀者也聶北在邢本末有難而三國出師以為之備則次自應在前狄知邢之有援而不敢犯然後見救之功則救自應為後事也至於邢滅為齊桓公諱其妄尤可知矣　此例施之於城楚丘則可邢固未嘗亡不得為專封也傳不能了次之義但見事有先後故為君臣之説以雍榆為臣救待通君命則次後救以此為君救不復通

命故次先救然經書臣救者多矣豈嘗皆言次哉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遷者自遷之辭遷之者人遷之之辭但以是為辨爾

不論其意非其意也蔡遷于州來本迫於吳至殺

公子駟哭而遷墓是豈其意者而亦書遷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

以知其為一事也
前以不果於救而邢自遷故三國復以師共城之
救在春城在夏正二事非一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
獲也
此莒挐死於敵之辭非為季子言何大之有其失
略與左氏同蓋誤以莒無大夫為之辭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詩序言狄人滅衛此傳例所謂君死於位曰滅者

為懿公言也狄人殺懿公而去未嘗有其地戴公

文公得以復興故經書狄入衛而已安得謂之滅

乎所謂專封者非衛自遷小白與我遷之故諱不

言城衛而言城楚丘此則實與而文不與也傳乃

曰小白城之據左氏齊侯以衛之遺民益之以共

滕之民而立戴公使公子無虧戍之者曹也曰封

衛于楚丘者曹不能自立故齊以楚丘封文公而
遷之使我城焉是故以自城爲文遷之者齊也城
之者我也小白何與乎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
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
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
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
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
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
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
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
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
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

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據左氏虢亡夏陽虢公猶存後二年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虢於是始亡則夏陽不得言君存也滅

之義穀梁所謂滅夏陽而虞虢舉者是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澤

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

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

爲莫敢不至也

經於會盟征伐諸侯無不盡序未有畧去餘國以爲

義者即此欲見大國遠國則與陽穀之會言齊侯
宋公江人黃人何辨哉齊主盟者也乃與宋並稱
大國其妄可見矣

三年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易也

取非易辭取附庸之辭也舒蓋附庸之國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非也為僖公志爾經未見不甚之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末言者何休謂不言盟也若本無盟經自不得書非畧之而不言也若實有盟是諸侯待盟而後信經亦安得以為不必盟而不言乎于義兩無當矣

四年春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次者小白方修霸主之義問楚之罪以待其服與否而不遽進也楚自以屈完來覘師而為之從違故屈完知其不可拒即我以盟是豈能預知屈完之來而俟之乎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

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楚使屈完來覘師不使屈完來受盟盟者屈完之爲非楚子所使也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夷狄之臣以當霸主豈春秋之義哉　盟于師者陘之師此屈完之請盟也盟于召陵者即召陵以盟此小白與之盟也不先言來盟無以見屈完欲盟之意自當兩書何喜之云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此致其本事者也楚雖服歸可以不致伐乎蓋傳例誤謂不得意則致伐而此致伐故強謂楚叛盟為不得意以實其說妄也

五年春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言與其子俱來者是也言內辭者非也使不以內

言可舍伯姬而云杞侯使其子來朝乎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

前會鄭伯在焉今再盟不目諸侯而鄭伯不與故別出逃歸見鄭伯不告而竊去也左氏言之詳矣而傳未之知若實不逃以其有二心不肯盟而謂之逃乃與鄭詹自齊逃來同是加之辭也魯子之

言陋矣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

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虞不言滅其義已見于滅夏陽今實滅虞故但言

所執者虞公而已非有愛于滅之名而不與也若

欲見虞公不死于敵書晉人滅虞執虞公以歸豈

不益明哉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前長葛伐而言圍見後取也今新城雖非取然不先言伐無以見討鄭伯逃盟之罪故不直言圍二事同文而異義傳皆以强言之蓋不知新城之所以圍爾

八年春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此洮之盟也左氏穀梁載經文皆曰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而不及鄭惟公羊有鄭世子華以經考之鄭伯自逃首止之盟明年諸侯圍新城以討之又明年諸侯盟于甯母而鄭世子華在焉蓋鄭畏討而以其世子會然鄭伯

身猶未至也故明年又為洮之會鄭伯始懼而乞盟夫盟一而已若鄭伯居其國而欲挹牲血以為盟則不必使世子來若如甯母以其世子代盟是亦盟矣則何用更乞令世子在盟鄭伯又自乞盟是為兩盟諸侯未有一會而為兩盟者正使鄭伯為之是猶未盡服從中國小白亦安得遂酌與之乎經文當如左氏穀梁公羊蓋不知鄭世子為行文而妄為之說乞盟猶乞師得不得未可知之辭

鄭伯乞而小白許之所以明年得與葵丘之會此
可以推見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僖公無娶夫人文至十一年始見公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陽穀此聲姜也其娶蓋在即位之前矣今傳以爲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以妾爲妻而何休又謂僖公本聘楚女齊先致其媵脅僖公使用爲嫡不知其何據且亦安得謂之致夫人乎禮有致女無致夫人致女蓋女嫁舅姑後三月廟見父母使人聘之之辭亦不得施於此何休以致女言之尤非是時小白方攘夷狄以尊中國故鄭伯以附楚逃盟致討僖公何敢遽與楚爲好而圖婚陽穀

之會傳固載其辭曰無以妾為妻豈小白以是令
諸侯反自犯其禁先致其女而彊魯哉亦不足以
服楚矣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説卒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凡諸侯卒而不葬者皆為魯不往會故不書爾今
為襄公諱背殯出會而使禦説不見葬此何理哉僖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欵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

亦背殯出會而款不書葬此亦豈為共公諱乎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據孟子小白之會莫盛於葵丘故曰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令以為叛者九國與孟子正相反且
小白之會不過宋衛陳鄭曹許與魯七國雖首戴
亦然令但陳不至爾江黄蓋不以為常也則九國
者誰乎此蓋拘于小白盟不日之弊也

十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
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

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
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
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
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於齊則曷為不為桓公
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
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
也

所謂惠公之大夫者言惠公為其所立而與之為

大夫也然傳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則惠公雖與之為大夫亦固以弒君之罪正之矣曷為不可以討賊書之乎經凡大夫弒君而不討賊書者二晉里克也衛甯喜也里克之志在文公甯喜之志在獻公謂之弒君則可謂之弒君之賊則不可故經正其弒之名於前而原其殺之義於後且惠公獻公亦與聞乎弒者不得獨以討克與

喜也若里克義在當以賊討豈可以惠公為其所
立而不正其討之名哉　春秋諸侯出入不見於
經者多矣不可皆以為義蓋在告不告而已必
言為文公諱則鄭突再入與子亹子儀之入孰諱
而不書乎此傳拘於為賢者諱之弊也所謂桓享
國長美見乎天下而不諱者亦非是夫既以功掩
過則凡過皆不足言非特本惡而已傳又何以切
切然為之諱哉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

前城楚丘以狄入衛為狄滅衛謂之為小白諱猶云可也今言齊莒脅之則非滅審矣亦以小白為言何哉蔽於其說之弊有至於此者按左氏載之會為淮夷病杞則非徐莒之故是以明年楚人伐徐而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之若其脅杞使至

於遷方將討之不暇又何救之云乎傳之妄可知
矣

春秋公羊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文公

元年春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會葬而得禮常事也自不應書此謂僖公以七月

葬僭天子而王以五月來會葬以王之正見魯之

不正也尚安得為禮乎然則僖公以十二月薨文

公以四月葬何以謂之僭七月經書十二月乙巳

公薨杜預注十二月無乙巳蓋十一月文誤則差

一月矣傳言是歲閏三月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七

月矣以月計者舉閏閏月葬齊景公是也魯葬諸

公固有或過或不及然未有七月而葬春秋是以

記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非也說已見錫桓公命

二年春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諱與大夫盟則没公固已見矣處父不氏自當從

未三命例

四年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公自逆也說已見左氏先書公子遂如齊納幣豈有娶於大夫而以上卿納幣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妾母而含賵尚何論其兼

乎

九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傳於城濮之戰言得臣以大夫不敵君而稱人則

楚固有大夫矣令又於椒為始有大夫則得臣非

大夫乎蓋其以不氏起問則謂椒為當氏者以許

之不一而足故未與之氏爾是傳之意終以命大夫得氏而後為大夫復與其言得臣者異矣所以挈楚無大夫為言此皆不知周禮是以迷而弗悟旋得而旋失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非也説已見左氏

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非也吾前言之矣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凡姑姊妹稱字有兄弟而言叅伯仲雍兄弟以字為次也至今公之子則加子子繫父之稱所以別姑姊妹也禮或謂之女子子子叔姬不得言公之母

弟公之子也

十有三年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

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經書大室公羊以為世室固不同矣世室本非宗廟之正名公羊謂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者不知何據蓋徒見經書僖宮桓宮武

宮煬宮而或者以魯公之廟爲文世室武公之廟爲武世室故妄推之此乃魯人以爲賜天子之禮亦存伯禽武公殺以僣周文武二祧而不毁因謂之世室而明堂位誤載之本不通于春秋不知太室目太廟之室見于書王入大室祼者是以習其所聞而弗悟也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内辭也使若異罪然

單伯叔姬之執當如左氏所言傳蓋未知之也但見其相繼並執故意之云爾如傳所言其罪在既歸之後則方其來迎女經安得不如常法書子叔姬歸于齊以理推之子叔姬之嫁當在文公即位

之先此所以不見經宜公羊疑之也

十有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内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據左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

堂阜魯必取之孟氏從其言卞人以告惠叔以毀請

公乃許而取之則非齊人將之以至也歸之而已

所以不言來非内辭也言脅我而歸之者幾近矣

以為荀將而來者亦非是赦出奔然既從莒女又
有子矣其卒至是已久豈不能以棺斂乎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莊二十八年書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傳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
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蓋伐不待其服罪以至之日
便戰故以伐見戰今言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戊申在

中則何以知其爲伐蔡之日而同以見伐爲例哉是

蓋伐蔡與入蔡同日不可曰郤缺帥師伐蔡入蔡嫌

其爲伐蔡而後入蔡不見同日之罪故移戊申以連

上文猶言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則伐宋亦丁

未之日也嫌其與鄭戰故移而繫於伐傳言至之

日則是而與衞齊之戰同解則不類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

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傳例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此常法也今何以忽謂之閔之乎凡內女嫁被出非自歸也必有送之者矣以其有罪故以自歸為文直曰來杞伯姬杞叔姬是也惟子叔姬以無罪故挈齊人以齊人歸之為文此其義在稱齊人不在稱來傳以來起問非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

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入郛者入其外城但未入其中城爾圍於外又入

其郛安得不書乎曹雖我之鄰此已自侵我而去

矣何與於我以為我動而書者妄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臼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

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公羊云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此非所以起問也故其例遂誤以為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夫大夫固有三命稱名氏再命稱名而不氏者安得槩以名氏書乎此蓋傳為當國之論有不氏公子者其說自不可通使大夫而弑君豈有當國者乎大夫相殺稱人於經未之見兩下相殺自不志于經其特書者皆有為也未嘗不著名氏若稱人以殺大夫者此衆殺大夫有罪之辭非大夫之相殺也而微

者之殺大夫不可以復稱人故變而稱盜此非降于人之稱嫌于人之稱也傳意乃以為殺大夫皆降於其君以書者妄也

宣公

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

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故有二有君放有大夫待放傳一之非也君放者
大夫有罪不出奔而聽命於君君宥之於遠者也
所謂無去是云爾者是也大夫待放者大夫三諫不
從則去亦聽命於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者

也所謂以道去其君者是也胥甲父蓋討令狐之戰不用命者此君放之者也不得為非正乃其放之當罪不當罪則經自以國放人放別之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柳左氏穀梁皆作崇當從二氏崇秦之與國也趙穿審伐天子自當有異文見貶何但不以柳繫周而已乎趙穿書名氏此自常法非貶文也此亦傳

不見其事而妄信其傳之誤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據左氏莒郯有怨公與齊欲平之莒人不從公怒伐而取其邑則莒人不肯安得前見取向以為辭乎度傳意似謂公平莒欲取向以為賂莒人所以不肯故經以是為之辭何休以為恥行義為利故

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若是則莒實義不可從而反若不能服義公實以不義為利反若能以義平人其亦顛倒是非之實也

五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此但見高固不當與子叔姬同歸寧故實書以見

眹也何足以起問而以髙固不可不言爲義乎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

宋萬弑其君捷復書宋萬出奔陳大夫弑君未嘗不復見也宋督鄭歸生齊崔杼適無可以再見爾而傳獨違例以起問若然則宋萬亦豈不親弑君而加之弑者乎

八年

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其不於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仲族也非字吾已見於季友卒矣公子翬公子慶父公子遂皆弑君者慶父又弑兩君而翬與慶父經皆無貶文非於隱與閔為無罪桓與僖為無年也何為亦不貶乎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也公羊但見仲遂不言公子故以公子季友例推之以為

貶然公羊以季為字而賢之遂既以貶而去公子何為亦得字乎等於稱字一以為賢一以為貶其亦顛謬而弗之悟也

九年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自入宣公未嘗取邾邑若以文公取須句此自異世不得通以為惡何亟而諱乎其妄可知杜預謂

根牟為東夷之國近之而非是以取鄟例言當為

附庸之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卒

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經於九月目晉侯會于扈矣又間有荀林父伐陳

之事再見辛酉晉侯黑臀卒則非卒于會也諸侯

既散晉侯以疾留而卒爾扈據杜預鄭地非晉地

凡諸侯卒于境内不地許男新臣卒是也卒于境外地鄭伯髡原卒于鄵是也此豈以會言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曷為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於文無未之齊之意若齊未取則前不得言取言我者正以責賂齊之義非傳之所知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

季子者繫父之稱非繫兄之稱當爲定王之子據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以爲母弟稱弟則季子誠王之弟何不曰天王使其弟某來聘乎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

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内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衛人殺州吁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至蔡人殺陳佗則不以為例而謂之絶蓋傳疑不得外討故為之説而附會佗以外淫之事以為蔡人地故

今復以書楚人為貶楚子凡經書殺弒君賊者三而傳妄別之為三例不知其為與之討賊者內外本一辭也何以知之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告於朝請討之夫齊弒其君而請討在魯孰謂其不與外討哉弒君之罪孰大於外淫舍弒罪而罪外淫其輕重亦不倫矣然則蔡人楚人者固當與衛人之辭一施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公伐齊納糾傳曰納入辭也齊小白入于齊傳曰入者篡辭也是以納與入為篡辭同一例今以大夫起問納者謂經無大夫而言納者也然則以為納者豈篡辭哉正使公在為徵舒所逐而納尚不得言篡況納公黨乎何休以為公孫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美楚能悔過以遂前功若然以解傳辭可也

而非公羊之意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主兵傳曰其稱人何大夫不敵君也今復以大夫不敵君起問而以林父見名氏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則是大夫當稱人而

以見名氏為貶其言豈不自相伐哉若謂大夫不稱名氏惡楚而欲以林父敵之故特稱名氏則可以謂不與楚之辭非不與晉之辭也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

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
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
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
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
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
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

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

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齊高子來盟楚屈完來盟于師非不善矣經猶以
制在二人而不與之使今莊王使子反闚宋城而
遠以情告華元刼君而與之俱歸經反大之乎人臣
未見有已而能忠君者也然則宋楚之所以得書
者宋故人爾不以二人專君為美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

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
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傳意拘於國不若氏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之例故前見潞稱潞氏謂之進今見稱潞子謂之又
進故以為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求其說而
不得則以為其說在于未能合乎中國而已是未
嘗見潞子之實徒以其自為例者意之也據左氏
見潞自以五罪見伐何善之有乎潞氏其國號吾

固言之矣子者自夷狄之爵所當稱者也有爵者則以爵通無爵者則不以爵通故甲氏不言子不然甲氏又何善而得氏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何長庶之號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傳言藉則是已未知稅畝之義也古者有貢有藉周蓋兼行之稅即貢也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為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

稅取什一言什一而藉者誤也此葢既藉矣又取國中之稅而畝加之其為法自是始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非謂以稅易藉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幸之者其義與左氏異以為宣公能知履畝而稅

之失以致天災故悔而改明年遂致大有年故曰
受之云爾以為幸天之譴告以自知罪也若然則
履畝之法蓋變矣又何以言初哉此乃附會上下
兩事之誤經書災異蓋未嘗言所以然所以應傳
為此辭所以起漢儒言災異者誣天罔人之弊也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謝災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

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廟無室曰榭非藏樂器者也外災不書甚災則書

宋災書二王也陳災書三恪也何周而不書乎其

曰新周妄也吾嘗言之矣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